



虎年说

李福蔚

人们将春节称为“年”，“年”作为节日，它是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等的综合，又是传说文化、词汇文化、诗词文化的展现。过年主要是文化活动，西府人在春节期间拜年聚餐、走亲访友，有“说年”的习俗。其中，多以“生肖年”，拉开“说年”的话匣子……

2022年是生肖纪年的“虎年”，就说“虎”。



西府刺绣作品《老虎枕》

虎很早被一些原始先民奉为图腾而被崇拜。图腾是原始社会的人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动物或自然物，一般用作本氏族的标志。它是一种信仰，是从古代大自然信仰及动植物信仰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氏族标志的信仰形式。由崇拜而产生亲和作用，图腾成为人们生活的保护神，是本氏族繁荣发展的精神支柱和氏族部落的标志性旗帜。在原始森林中世世代代与猛兽搏斗的中华民族原始猎民，自然崇奉山中之王——虎，并尊之为图腾。

同时，植物生长全靠阳光和雨水，于是人们便将鳞虫之长、想象中能行云布雨的龙奉为图腾。所以自古便以龙虎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周易·乾卦文》有“云从龙，风从虎”的说法，因为龙飞于天、虎行于地，所以虎和

龙结合一起成为强盛的象征和美化权威的典型形态，是人们崇拜并畏惧的对象，有时充当逐妖、祛邪、镇宅的角色。虎和龙被视为“灵物”“镇物”“吉祥物”，构成了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族民俗文化特质，历经数千年形成的“虎文化”至今遗痕仍存。

表现在语言文字方面，人们惯用“生龙活虎”“藏龙卧虎”“如虎添翼”“虎头虎脑”“将门虎子”“虎老雄心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词语，赞扬生活中的人和事，表达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民族性格和民族自我意识。

表现在驱邪与祝福方面，人们认为“虎者，百兽之王，能执搏控锐、噬食鬼魅”。将虎作为精神图腾，如孩童的“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以及住宅建筑上象征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灵的头“瓦

当”，寄寓着人们向往吉祥幸福的祈愿和驱邪避祸的心理。

表现在勇敢和坚强方面，由于虎的“王者风范”、威风凛凛的形象，被用于象征军人的勇敢和坚强。如虎将、虎臣、虎士等。古代调兵遣将的兵符上面就用黄金刻上一只老虎，称为虎符。虎符是皇帝调军队及人事更替的凭证。用铜做成虎形，中分为二，左右半符各有错金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十二字。发兵时，必须右、左半符吻合，方能生效，以防假冒诏令。

传说，虎是西方古羌戎族的原生图腾，他们笃信虎的宇宙观，认为天和地是虎尸解而成，是宇宙的主宰、生命的象征，虎可镇邪。“吞”是由“天”“口”组成，虎形吞口，就成为辟邪求吉的标志；是古羌戎族的图腾，亦是原始社会驱邪逐疫的标志。

姜炎时代的炎帝发展了农业，为了报答天地之恩，创立了“腊祭”，以礼节仪式来庆贺农业丰收的报谢典礼。古代典籍中有“百兽率舞”“方相氏熊皮铜面”的记载，说明当时的傩舞场面之

盛大、祭祀之隆重。由于是虎图腾的部落祭祀报谢天地的社神，便有“社虎”之名。

到了汉代，原始的祭神意味已减退，具有了娱乐的性质。在春秋两大祭社日，人们备好酒肉，先祭神，再分享酒肉进行社舞狂欢，春社用以祈求丰年，秋社用以感激神灵的恩赐。

到了宋代，社祭中已有了锣鼓和歌舞比赛，娱乐身心已成为人们举行社祭活动的主要目的。范成大在注释“社舞”时提到了“社火”一词，指出社火表现的主要形式是“鼓乐”“大抵以滑稽取笑”等形式。这一时期民间祭社仪式逐渐被命名为“社火”，用民众的语言说，社火“就是一社人伙腾哩”，是社中伙人祭祀土地神，故称“社火”。

到了明清时期，社火逐渐脱离社祭，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组织形式，不再局限于祭祀土地神，而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形式，其中也有与虎相关的民间传说故事，在社火游演中展现。

（作者系宝鸡民俗博物馆特邀顾问、民俗专家）

《诗经》里《唐风·绸缪》中记载：“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绸缪束刍，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见此邂逅。”这首诗描述的是新婚当日，男子进洞房后看见美丽妻子时的欣喜之情。“束薪”“束刍”，即成捆的柴火、麦草，历经三千多年，至今这种习俗仍在西府农家的婚礼中有所保留，比喻牢固的婚姻和美好的爱情。

宝鸡是周文化的发祥之地，王官采诗教诗，使诗成为配合祭祀、宴饮等各种礼乐教化的特定形式，这些诗被收入《诗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而《诗经》中许多篇章或源自渭水之滨，或咏咏事件与西府相关，或用于岐周宗庙祭祀礼仪中。因此说，西府地区是《诗经》的发祥地，宝鸡也是“诗经文化之乡”。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宝鸡文理学院关陕方言民俗研究中心副教授王渭清认为，不仅《诗经》中的诗篇与宝鸡相关，作为周礼文化的发祥地，《诗经》中提到的不少礼仪风俗，虽历经演变，但在今天宝鸡的民俗中仍能寻找到痕迹。如《王风·扬之水》中记载：“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这是一位守卫边关的兵士在怀念远方的妻子，兵士感叹：河水不停地流淌，也冲不走那捆柴草，我的那个意中人，可惜不能和我驻守中国城寨。再如《郑风·扬之水》中记载：“扬之水，不流束薪。终鲜兄弟，维予二人。”这也是一位男子的感叹：我缺少兄弟，只有我和你相依相靠。

王渭清说，在过去的西府婚礼洞房用品中，女方随嫁品中有一种能挂在墙上、带兜的精美布艺制品，叫“灯曲罐”，到男方家把一小块削尖并涂有硫磺的木楔插进“灯曲罐”，象征引火，其实正是《诗经》中“束薪”的遗存；西府有些地方结婚当天要在大门两侧竖起两捆干谷草（或稻草），甚至在柴草上苫上小儿衣服，这一习俗是《诗经》“束刍”的习俗演变来的。

春节临近，虽然现在已经基本没有木制的几十个格子的小窗户，贴窗花也不再是新春一件必做之事，但很多喜爱民俗的西府人，还是要剪一些寓意美好的红色窗花，贴在玻璃门窗上以示喜庆吉祥。比如《诗经》中经常以鱼和莲起兴，象征男女爱情，西府民间剪纸艺术中就常用鱼和莲组合剪裁窗花，窗花样式有“鱼戏莲”“鱼闹莲”“鱼衔莲”等。

在民间礼俗方面，西府人走亲戚讲究收礼时要“回礼”，这正是《小雅·鹿鸣》中“承筐是将”的遗存。“承筐是将”是指待客时，主人要向来宾用竹筐赠送币帛回礼。而同样在西府地区，民间亲戚朋友之间，也讲究礼尚往来，在款待客人之后，不管客人送的礼物多少，都要给对方提礼物的提盒中“回礼”，有自家的特产，也有将客人送来礼物拿出一部分做“回礼”。

《诗经》里的西府民俗

张晓燕

陈仓荟萃

泥塑作品助力抗疫

夫妻两人都战斗在疫情防控一线，妻子是医护人员，工作在监护室，丈夫是志愿者。虽然两人离得很近，但只能利用手机，在工作之余隔着玻璃说几句家里的事情……1月11日，凤翔区城关镇六营村泥塑艺人胡全让用防控疫情泥塑作品，来表达对疫情防控工作者的敬佩。

胡全让是一名共产党员，出身于泥塑世家，近年来创作的众多泥塑作品多次获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长期参加村里的

疫情防控工作：在检查点执勤、宣传防控疫情知识等。

“疫情防控期间，医护人员和志愿者都很伟大，为了他人的健康顾不上自己家中的事情。”胡全让说，出于对疫情防控工作者的敬佩，他利用半个月的休息时间创作了这件高38厘米的泥塑人物作品。作品中的夫妻俩，隔着监护室的玻璃拿着手机交流的情景，体现了疫情防控工作者的奉献精神。

本报记者 马庆昆 摄



联防联控在行动

西府传统节日习俗的文化价值

节日是一种公共文化，为传递文化价值提供平台，为人们建立、维护一定的社会关系提供机会。节日文化的设计让大众在特定的日子营造喜庆气氛，协调着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更使人们在相聚和来往中、在特定的礼仪和节礼中达到对固有关系的刷新和发展，进而更加和谐。中华文明的人性之美都在节日里得到展现。各个传统节日都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载体，是一个文化链。节日文化既有物质文明，又有精神文明，更成为一种民族的、地域的、血缘的标记符号。

西府许多节日都以祈求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为主题，如由天体星辰崇拜、山川崇拜而演化出二月二、七月七这样的节日；还有源自“恶日”，为驱灾而演化出的除夕、端午、重阳等节日。人们画门神、放鞭炮、驾龙舟、送瘟神、登高山，目的是祈求平安。对节日的理解中融入了人们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如年节“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的对联，意味新年来到，成为一个人成长的里程碑，这是人们用年节符号标志自己的年龄，认识自我；“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对联，将天时与人时新旧交接的信号和人们对天地人的企盼带入千家万户。还有俗谣“清明不祭祖，

养儿如猪狗”“食过端午粽，寒衣入箱笼”“重阳起秋风，五毒归了洞”等，都包含着朴素的生活哲理和规律。

西府人有很强的家族伦理观念，重视亲情情谊和血缘联系，有追求和睦团圆的民俗心理。如春节时晚辈向所有长辈拜年、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其他节日中的往来礼赠。这一拜一赠、一礼一馈之间，长幼尊卑等基本人伦关系与相关的道德规范得到重新确认，也是自然人成为具有文化意义完整的中国人的确认。在异国他乡的海外华人坚持过春节，也是出于对自己是文化上的中国人的确认。

祈求团圆、平安、欢乐、幸福是节



西府社火表演

日的主旋律，除了春节放鞭炮扭秧歌、元宵舞龙赶旱船、清明踏青放风筝、端午赛龙舟、七夕赛巧、重阳登高等节庆表达欢乐喜悦之情外，还有固

定的节日饮食，如年夜饭、元宵、油糕、粽子、绿豆糕、月饼、腊八粥等独具特色的节日文化食俗。

（摘自《宝鸡民俗集萃》）